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全译本

安娜·卡列尼娜

上

Anna Karenina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L.N.Tolstoy

郭 军 张际标 张名高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全译本

安娜·卡列尼娜

Anna Karenina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L.N.Tolstoy

郭 军 张际标 张名高 译

上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娜·卡列尼娜 / (俄) 列夫·托尔斯泰 (L.N.Tolstoy) 著; 郭军
张际标 张名高译.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5.6

(世界古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402-0660-4

I. 安… II. ①托…②郭…③张…④张… III. 长篇小说 - 俄国 -
近代 IV. I512.44

本数据由北京燕山出版社提供,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4207 号

责任编辑: 马明仁

责任校对: 杨富丽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 编: 100054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812 千字

印 张: 45.25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2 版 第 4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上下)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5240236 65240430

译者的话

《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著于1873—1877年间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情节围绕着两条平行而又紧密相联的线索展开：一条是女主人公安娜与青年军官弗隆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故事；一条是托尔斯泰的自传性主人公列文的精神探索以及他和基蒂的爱情婚姻生活。

安娜是个带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色彩，但同时又无法摆脱上流社会的道德规范束缚，因而充满内心矛盾的贵族妇女形象。当她还不懂得爱情时，身不由己地嫁给了虚伪、冷酷、自私自利的沙俄政府官僚卡列宁，并与他维持了八年平静而无聊的婚姻生活。随着她个性的成熟和人格的独立，她开始对自己的婚姻状况感到不满，她愈来愈明白她不可能从卡列宁那里得到她所渴望的爱情，她也不可能爱卡列宁。当她与弗隆斯基相遇时，她那长期被压抑的人性和爱欲终于冲破了理智中种种道德观念的束缚，她不顾上流社会的非难和攻击，大胆地向弗隆斯基表达了火一般的爱慕之情，两人结合了。然而这种结合却没给安娜带来真正的幸福和片刻的宁静，其原因与其说是来自外部环境，不如说是来自她的内心冲突，因为她所受的贵族生活方式所赋予她的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在她身上是如此根深蒂固，使她陷入了一种即渴望爱情又深怀负罪感的内心矛盾中，她变得乖戾、多疑、人格分裂，随着弗隆斯基对她的厌倦和冷漠，她终于失去了一切寄托，精神崩溃，走上了卧轨自杀的绝路。

通过对安娜这一人物的塑造，作者一方面表达了对她为争取爱的权力所作的抗争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批判了贵族这种寻找精神出路的方式。

托尔斯泰用以传达他人生理想的真正的主人公是列文。与安娜听过的奢华放浪的贵族上流社会生活正相反，列文在宗法制的俄国乡间过着纯朴浑厚的农庄生活，并苦苦地进行精神探索，以寻找人生的理想归宿。他在自己的庄园里从事改革，企图通过不流血的变革，协调他与农民的利益，但此路不通，改革失败，他曾一度陷入了悲观的境地，濒于自杀的边缘。最后，他在具有浓厚的宗法制思想的贤妻基蒂的影响下，皈依了宗教，并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启迪和感召下顿悟了“为上帝，为灵魂活着”的人生真谛，与安娜悲惨的绝境正相反，列文获得了精神的升华与寄托。

通过对安娜与列文这一沉一浮两个人物命运的描写，托尔斯泰谴责了情欲，抒发了用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拯救贵族的理想，这正是托尔斯泰毕生探索所获

得的生活真谛。

在小说中，与安娜的形象形成反衬来表达作者上述理想的还有另外两位女性，即贤妻良母型的基蒂和忍辱负重、恪守妇道的杜丽，通过对这两个人物塑造，托尔斯泰进一步否定了安娜的生活抉择。但正如许多批评家所指出的，尽管托尔斯泰像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一样意欲谴责女主人公用情欲战胜理智的行为，然而他对安娜在其爱情悲剧中心理历程的描写是如此动人心弦，使得小说中其他人物形象与安娜这一形象相比都失去了光辉，这极富有反讽意味，暴露了作者本人徘徊于理性中对情欲谴责和灵魂深处崇尚生命活力的内心矛盾。

托尔斯泰的小说一向以细腻的心理分析著称，这一技巧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也得到了完美的应用。作者常用内心独白等手法把人物复杂的心理过程作精微非凡的刻画，显示了作者卓越的心理描写艺术才能。小说在叙述风格上，亦是变化多样，既有平和的描写，亦有热烈的抒情，同时，也将辛辣的讽刺和鲜明的对比有机地融进整个叙述中。总之，这部巨著正如批评界所公认的，无论是在内容的广泛深刻方面，还是在其艺术的完美卓著方面，都不愧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部名著。

该书的翻译工作是由三位译者合作完成的。第一、七两部和第六部的第十二到二十七节由文特同志执笔完成；第二、三、八三部和第六部的最后五节由季彪同志执笔完成；第四、五两部和第六部的前十一节由卫礼同志执笔完成。

由于时间相当匆促，译者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于 1994 年 10 月

第一部

幸福的家庭全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其不幸的遭遇。

奥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套。妻子发觉了丈夫与家里从前的法国女家庭教师关系暧昧，于是宣布不能再与他在同一所房子里住下去了。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三天，使他们夫妻二人痛苦，使所有的家庭成员乃至仆人们都痛苦，大家都感到再住在一起没意思，并且觉得甚至连任何一家路边客店里萍水相逢的人们都比他们——奥布朗斯基的家庭成员和佣人们——更合得来一些。妻子待在她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丈夫则整天在外不回家，孩子们在家里乱窜，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英国女家庭教师与女管家吵翻了，已写了信请朋友给找个新位置。厨师昨天刚好在晚餐时走掉了。厨娘和车夫也都提出了辞工。

与妻子发生争吵以后的第三天早晨，司德潘·阿尔卡季艾维奇·奥布朗斯基公爵——朋友们通常叫他斯季瓦——按他的惯例，在大约八点钟醒来了，不是在他妻子的卧室，而是在他自己书房山羊皮制的鞣皮沙发上，他那肥胖的、保养得很好的身体在弹簧沙发上翻了个身，好像还想睡一大觉，他紧紧搂住枕头，将脸贴在上面，但他突然坐了起来，睁开双眼。

“哦，哦，怎么来着？”他想，重温着梦境。“哎，是怎么来着？噢，对啦！是阿拉宾在达姆斯塔特^{〔1〕}举行晚宴；不对，不是在达姆斯塔特，而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没错，梦境中的达姆斯塔特是在美国，对了，阿拉宾在几张玻璃桌上设下宴席，桌子们都唱着《我的宝贝》，不，不是《我的宝贝》，是更好听的歌，桌上有些小小的长颈玻璃瓶，那又都是些女人。”他回想着。

奥布朗斯基眼里闪烁着快活的光彩，他继续想着，微笑起来，“是啊，是个迷人的梦，——的确太好了，有许多妙不可言的事，而现在一醒来，想也想不清楚了。”而后他看到从窗帷边上透进了一束阳光，便快活地将脚伸到沙发下边找他的拖鞋，那是他妻子用金色的革皮制作的，去年送给他做生日礼物的。接着，连身子都没起，他便按照九年来的习惯，将手伸向卧室惯常挂睡衣的地方，这时他才恍然记起，他为什么没有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睡在自己的书房里，

〔1〕 德国西部的一个城市。

他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皱起了眉头。

“唉，唉，唉！”他呻吟着，想起了所发生的事情。他重温了一遍与妻子争执时的每一个细节，觉得自己的处境已无可挽回，最让他想起来便难受的是，这一切都是自己酿成的。

“不，她不会原谅我——她不可能原谅我！而且最糟的是，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是我自己的过错，却也不能怪我，这就是全部的悲剧所在，”他陷入了沉思，绝望地回忆着那场争吵中最令人痛苦的方方面面。

开头那会儿是最糟糕的，那是他刚从剧院回来，心里充满了幸福和满足，手里拿着个准备送给妻子的大梨。结果，在客厅里没有找到她。使他吃惊的是，她也不在书房里。最后，他在她的卧室里找到了她，她手里正握着那封令人沮丧，将一切都披露无遗的信。

杜丽，一向被他认为整天只是忙忙碌碌，而且有些愚蠢，此时正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信，脸上带着恐怖、绝望和愤怒的神情注视着他。

“这是什么？这说明了什么？”她指着信逼问道。

在回忆这情景时，像常有的情形一样，使他感到苦恼的不是对这件事本身的记忆，而是他当时回答妻子的方式。

他当时的情形与干了不名誉的事而被突然揭穿的人的情形别无两样。他妻子对他的罪过了如指掌，在这种情形下，他没能够露出一副合时宜的表情。他没有恼怒，也不否认，没有为自己申辩，没有乞求宽恕，甚至也没有索性不在乎——这其中的任何一种做法也比他实际上所做的好啊——他竟不由自主地（“脑神经反射行为”此刻奥布朗斯基自忖道，他一向喜欢生理学）微笑了，还是他那素有的、善良的、有点儿愚蠢的微笑。

他不能原谅自己这傻笑。杜丽一看到这种微笑，便如同感到肉体痛苦般颤抖了起来，以她所惯有的激烈破口说出了一连串的难听话，就冲出了房间，打那以后，就拒绝再见到她的丈夫。

“全都怪那一脸傻笑，”奥布朗斯基想道。

“但有什么办法呢？我能怎么办呢？”他绝望地问自己，却找不到答案。

二

奥布朗斯基是一个对自己诚实坦率的人。他不能欺骗自己，使自己相信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他第一次背叛他的妻子已是几年前的事，他一直为此责备自己，他不可能现在才来为此修行赎罪。他不能乞求宽恕，因为他这位漂亮、善感、三十四岁的男人并不爱他妻子，她已是五个活着、两个死了的孩子的母

亲，并且比他只年轻一岁。他所后悔的只是他没能更好地瞒住妻子。不管怎样，他现在充分感到了自己处境的困难重重，他可怜妻子，可怜孩子们，也可怜自己。如果他早料到事态的败露会使妻子如此伤心，或许他会设法将自己的过失更成功地瞒过她的。他从来就没把这事想明白，但他一直模模糊糊地想象着妻子老早已猜到了他的不忠实，只是装着没看见而已。她是位好母亲，但她红颜已退，相貌平平，而且不再年轻，只是一位单调乏味的女人，因此，他觉得，她确实应该对他宽容一些。但结果却正相反。

“糟透了，糟透了！”奥布朗斯基反复对自己说着，却找不到解脱的办法。“没出这事之前，一切多么顺利，我们多么舒适啊！她有孩子们陪伴便感到心满意足，我完全不用插手，随她按她的方式照料孩子和掌管家务。确实，‘她’是家里从前的家庭女教师，这不太体面，确实不体面！跟自己家里的家庭女教师勾搭，未免有些庸俗、低级，但那是怎样一位家庭女教师啊！”（他回味起罗兰小姐那双调皮的黑眼睛和她的微笑。）“但无论如何，她还在我们家里时，我却没让自己有过一点放肆。最糟糕的是，她现在已经……每件事都存心刁难我！天哪，我该怎么办？”

没有答案，只有生活所给予的那些对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的通常的答复，那就是，一天天过下去吧，换句话说，忘却吧。但是，既然他已经不可能在睡梦中忘却，至少不到夜里便不可能，也不可能再回到那些小小的长颈瓶女人的音乐世界中去，他就非得使自己沉溺于生活的梦境，来寻求忘却了。

“走着看吧”，奥布朗斯基自语道；他下了地，穿上衬着淡蓝色绸布里子的灰色睡衣，系好腰带，往他那强健的胸膛里深深吸了一口气，迈开一向矫健的步子，支撑着健壮的身体走到窗前。他拉开窗帷，用力按了按铃，他的老朋友，也是贴身男仆马特维应声走了进来，手里捧着他的衣服、靴子和一封电报。随后，理发师也拿着理发用具走了进来。

“有官府里发来的公文吗？”奥布朗斯基问道，边拿过电报，在镜子前面坐了下来。

“在桌上呢，”马特维答道，用探询、同情的目光看着主人。停了一会，他又带着狡黠的微笑补充道：“马车出租行有人过来了。”

奥布朗斯基没有作答，但却从镜子中扫了马特维一眼。从他们相互交换的眼色中可清楚看出他们之间的理解十分默契。奥布朗斯基似乎在问：“你为什么说这个？好像你不知道似的！”

马特维将两手插入外衣的口袋里叉开两腿站着，默默地凝视着他的主人，性情温和的脸上掠过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微笑。

“我叫他礼拜天再来，在这之前别来打扰你，免得白跑，”他说，显然是在复述事先已准备好的话。

奥布朗斯基能看出马特维此时想开玩笑，有意引人注意。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揣测着电文中常拼错的字的意思，脸色开朗起来。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芙娜明天到这儿，”他说，让理发师那丰腴、光滑的手停了一会儿，后者此时正将他长长的、鬈曲的络腮胡子梳向两边，露出了一条红润的分界线。

“谢天谢地！”马特维大声说道，由此表示他和他的主人一样了解这次来访的重要性；安娜·阿尔卡季耶芙娜，奥布朗斯基所喜欢的妹妹，也许会促使他们夫妻重新和好。

“她独自来还是和她丈夫一块儿来？”马特维寻问道。

奥布朗斯基没法儿说话，因为理发师正在给他刮上唇，于是他竖起一个手指，马特维在镜中对他点了点头。

“是她一个人。我是否就去收拾楼上的房间呢？”

“告诉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由她吩咐。”

“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马特维怀疑地重复了一遍。

“没错，喏，把电报拿给他，看她怎么说。”

“你想试探她一下呀，”马特维心里这样想着，嘴上却说：“行啊。”

当马特维手里拿着电报穿着那双咯吱作响的长靴，慢腾腾地踏着松软的地毯，重又回到房间时，奥布朗斯基已经梳洗完毕，正准备穿戴。理发师已经走了。

“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让我转告你说她要走了，说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说完，马特维将一只手插进口袋，歪着头，站在那儿盯着他的主人，眼神快活地闪烁了一下。

奥布朗斯基沉默了一会儿以后，英俊的脸上浮现出一个和善的、怪可怜的微笑。

“那么，你怎么看，马特维？”他摇着头说。

“没事儿，老爷。事情会自行变好的，”马特维回答说。

“自行变好？”

“对，老爷。”

“你这样认为吗？谁在那儿？”听见门外有女人衣裙的窸窣声，奥布朗斯基问道。

“是我，老爷，”一个坚定悦耳的女人声音说道，接着保姆玛特廖娜·菲力蒙

诺夫娜那张严峻的麻脸就出现在门口。

“哦，什么事，玛特廖娜？”奥布朗斯基边问，边走到她跟前。

尽管在与妻子的事上，过错全是奥布朗斯基的，他自己承认这点，然而全家上下，包括这位保姆，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的心腹好友，却都站在他这一边。

“哦，什么事？”他有气无力地又问了一遍。

“老爷，到她那儿去认个错吧。上帝会帮您的。她太痛苦了，叫人看着伤心，再说家里全乱了套，除此之外，老爷，您也得可怜可怜孩子们。老爷，向她认个错，没办法，您不这样怎么办呢？”

“但她不愿见我……”

“这不要紧，您尽了您的本分。上帝是仁慈的，向上帝祷告吧，老爷，向上帝祷告吧。”

“那好吧，你可以走了。”奥布朗斯基说着，突然脸涨红了，“给我穿上衣服，”他转向马特维接着说，毅然脱掉了睡衣。

马特维已经将衬衣拿好，撮在一起如同马颈轭一般，他吹掉了上面一点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带着明显的满意，着手把衣服套在主人那保养良好的身体上。

三

穿戴整齐后，奥布朗斯基往身上洒了些科隆香水，拉下衬衣袖口，像往常一样把香烟、皮夹、火柴、带有双股金链并系着坠头的怀表分别放在不同的口袋里，然后抖开手帕。尽管他不幸，但他感到洁净、芬芳、健康、欢快，他脚步略带弹性地走进了餐厅，那儿已摆好了他的咖啡，咖啡旁边放着信件和官府里来的公文。

他坐定后就拿过信来看，有一封信最令人不快，那是一位商人写来的信，想买他妻子地产上的一片树林。这片树林是非得卖掉不可的；但是，现在没有可能提这事儿，除非他和妻子能重归于好。最令人感到不快的是，这样一来，对金钱利益的考虑就要被牵扯进他与妻子迫在眉睫的和解问题中来。一想到自己的动机也许是个人利益——他可能会为了能卖掉那片树林而寻求与妻子和解——他就不愉快。

看完了信，奥布朗斯基把官府里来的公文拉到面前，很快的翻阅了两份，用一枝粗铅笔在上面做了几个注，就把它们推到一边，开始喝他的咖啡，他边喝着边打开油墨还未干的晨报，开始读起来。

奥布朗斯基订阅了一份自由主义的报纸，当然也不是极端的自由主义的，

而是代表大多数人观点的报纸。虽然他对科学、艺术或政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但在这些问题上他坚定不移地坚持他报纸上绝大多数人所持的观点。当大多数人改变观点时，他便随着改变，或者不如说，他并没有去改变观点，而是观点在他脑子里不知不觉地就自行转变了。

奥布朗斯基从不选择什么倾向和观点，就像他从不选择他的帽子和上衣的式样一样，时兴什么他穿戴什么。那么，因为他出入于这样一个社交圈子，在那里，有愿望进行某种形式的思维活动是成熟的一部分，他就不得不持有某种见解，就像他必须要有顶帽子一样。如果他更倾向于自由主义，而不喜欢他圈子里的许多保守主义者，那也不是因为他觉得自由主义的观点更合理，而是因为那与他的生活方式更合拍。自由党认为俄国的一切都很糟，也的确，奥布朗斯基债务累累，手头缺钱。自由党说婚姻是一种陈腐的制度，须得进行改革，确实，家庭生活几乎没有给他带来乐趣，逼得他撒谎做假，这完全是违逆他自己本性的。自由党说，或者说他们假定，宗教只是用来约束文盲的，也确实如此，奥布朗斯基连一次最短的布道都听不下来，就会站得脚疼，他也无法理解那些可怕的、夸张的布道有什么意义，因为现世的生活实在是愉快的。而且爱开玩笑的奥布朗斯基有时会暗示某个老实人，如果一个人要为自己来到人间而骄傲，为何又只以承认留里克为界，而否定自己的始祖——猴子呢？弄得老实人目瞪口呆，奥布朗斯基则觉得很有趣。因此，自由主义成了奥布朗斯基的一种习惯，他喜欢他的报纸，就像喜欢饭后抽支雪茄一样，因为报纸给他脑子罩上了一层薄薄的轻雾。他读了社论，社论阐明了在我们的时代叫嚣激进主义有吞并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并呼吁说政府应采取措施消除革命这一大祸患是多么的徒劳无益，因为，正相反，“我们认为，危险并不在于臆想中的革命之患，而在于顽固地坚持传统，这才是阻碍进步的，”等等。他又读了另一篇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文章中提到了边沁和密勒并巧妙地暗讽了财政部。凭着他生就的敏感，他领悟了每句暗讽的含义：出自何人之手，针对何人，为何原由。像平常一样，这给他带来了某种满足。但是今天，这种满足由于想起了马特廖娜·菲力蒙诺夫娜给他的劝告，想起了家里的这一堆麻烦而遂遭到破坏。他继续去看那篇关于贝斯特伯爵^{〔1〕}已赴威斯巴登^{〔2〕}的报道，以及关于根治白发、轻便马车出售、某年轻人找工作等广告，但这些栏目今天却不能像往常一样带给他一种宁静、讥讽的快感。

〔1〕 奥匈帝国首相。

〔2〕 德国西部的城市。

看完了报纸，又喝完了第二杯咖啡，吃下了一块抹黄油的面包卷，他站起身，抖掉背心上的面包屑，挺起宽润的胸膛快乐地微笑了，倒不是因为他心里有什么特别的高兴事，他愉快的微笑不过是由于他良好的消化。

但是这快活的微笑顷刻使他想起了一切，他又变得心事重重了。

门外传来两个孩子的声音，他听出来一个是他的幼子格里沙，另一个是长女塔尼娅。他们正在拖东西，东西翻倒了。

“我跟你说过不能让旅客坐在顶上，”小女孩用英语大声说，“快捡起来！”

“一切都翻了个底朝天，”奥布朗斯基想道。“孩子们都没人管了。”他走到门口，把两个孩子叫了进来。他们放下了用来当火车的盒子，来到父亲身边。

那女孩，父亲的宝贝，大胆地跑进来，抱住爸爸，笑哈哈地吊住他的脖子，高兴地闻着他络腮胡子散发出的熟悉的香气，他的脸由于弯下腰来涨得通红，闪烁着慈爱的光辉。小女孩亲了亲他，就松开手，准备跑开，但他拉住了她。

“妈妈好吗？”他问，摩弄着女儿光滑，柔软的脖颈。“你好，”他说，向刚刚走过来与他打招呼的小男孩笑了笑。

他自己意识到他不像喜爱大女儿一样喜爱他的小儿子，但他尽力对孩子们一视同仁，小男孩感觉到了这点，对他父亲冷淡的微笑无动于衷。

“妈妈？她已起床了，”小女孩答道。

奥布朗斯基叹了一口气。“这么说她又一夜未眠，”他想道。

“她还好吗？”

小女孩知道父母吵了架，知道母亲不舒服，也知道父亲肯定知道这一切，只不过是假装问得这么轻松。她为她父亲脸红了。他一下就看出来了，也涨红了脸。

“我不知道，”她说。“她告诉我们今天不上课，只跟古里小姐到外祖母家里去走走。”

“好，去吧，我的小塔妮亚。哦，等一下，”他说，还拉着她的胳膊，抚摸着她软乎乎的小手。

他从壁炉上拿下一盒昨天放在那儿的糖果，从中挑了两块她喜欢吃的，一块巧克力和一块软糖。

“给格里沙？”她指着巧克力问道。

“对，对。”他又抚摸了一下她的小肩膀，吻了吻她的后颈，让她去了。

“车已备好了，”马特维说。“有位女人等着见您，”他又补充道。

“她等了很久吗？”奥布朗斯基问道。

“大约半个小时。”

“我不是跟你说过好多次，只要有人来，就立即告诉我吗？”

“我至少得让您喝完咖啡，”马特维用粗大、友好的口气说，让人没法生气。

“好啦，快请她进来吧，”奥布朗斯基烦恼地皱着眉头说。

来访的女人是一个名叫加里宁的参谋大尉的遗孀，她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不合情理的要求，但是奥布朗斯基照例请她坐下，留心听她说完，没打断她一句，然后，详细告诉她该去找谁，甚至还用他那粗大、潇洒、漂亮、易于辨认的笔迹，敏捷而流利地给她写了个条子给一位对她能有所帮助的人。打发走她以后，他拿起帽子，站住想了一下是否忘掉了什么事，他发现除了他想忘掉的他的妻子以外，什么也没忘掉。

“是啊！”他垂下头，英俊的脸上浮现出忧闷的表情，“我到底去不去见她？”他自问道。心里有个声音对他说，去见她也是徒劳，只能导致虚伪，不可能弥合他们破裂的关系，因为不可能使她变得美貌迷人，或者使自己变成一个心如死灰的老头子。去见她除了导致谎言与虚伪，不会有任何结果，而谎言与虚伪是违反他的天性的。

“就算这样，我迟早还是要去见她，不能任凭事态这样下去，”他给自己打气说。他挺起胸，拿出一支香烟，点燃后吸了两口便扔进了珠母贝壳烟灰缸里。然后他快步穿过昏暗的客厅，推开通往他妻子房间的另一道门。

四

杜丽正穿着短睡衣，站在打开的衣柜面前清理东西。她那曾经浓密漂亮的头发如今已稀疏，扎成辫子用发针盘在脑后。她面容消瘦憔悴，惶惶不安的大眼睛在干瘦的脸上显得格外突出。房间里各式各样的物件散落一地，听见她丈夫的脚步声，她停住手看着门口，徒劳地想装出一副严厉而轻蔑的表情。她觉得自己怕他，怕即将到来的会面，她正在做又一次的努力，想做过去的三天里试了几十次的事——整理出她自己和孩子们的衣物回娘家，——但她却下不了这个狠心，她现在又像前几次一样对自己说，不能这样下去，她得想办法惩罚他、羞辱他、报复他，哪怕是让他尝尝他带给她的痛苦的一小部分也好。她不断说着要离开他，但觉得这不可能，不可能，因为她无法摆脱将他看作丈夫并爱着他的习惯。此外，她觉得既然在自己家里自己都没能把孩子照顾得更好些，带到娘家会更糟糕。就在这三天里，最小的孩子因为喝了变质的肉汤生病了，而其他几个孩子昨天差点儿连晚饭都没吃上。她觉得不可能走开，但是，她还是骗着自己，照样收拾东西，装做真要去的样子。

看见她丈夫，她将手伸进衣柜，好像在找东西，只在他走近她时，才瞥了

他一眼，她原本想装出严峻而坚决的表情，但她实际流露出来的表情却是迷惘和痛苦。

“杜丽！”他用低柔，畏怯的声调说。他缩着脖子，想显得可怜、顺从，但他依旧容光焕发，身强力壮。

她很快上下打量了一眼他那健康的身姿。“是啊，”她想，“他是心满意足的，可是我呢？……瞧他那可恶的好性情，赢得人们的欢心和称赞，我恨透了他那副好性情！”她嘴闭得紧紧的，那苍白的、神经质的脸孔右半边面上一块肌肉抽搐起来。

“你来干什么？”她急促地说：声音粗糙而又不自然。

“杜丽！”他用颤抖的声音又喊了一声，“安娜明天要来了。”

“那关我什么事？我不能接待她！”她大声说道。

“但你必须要，杜丽，难道你？……”

“走开，走开，走开，”她喊叫起来，看也不看他，好像那喊叫是由于肉体的疼痛而发出的。

奥布朗斯基在想到他妻子时还能镇静，还能希望事态像马特维所说的那样“自行好起来”，还能平静地读报纸、喝咖啡。但是当他此时看到他妻子那憔悴、痛苦的面容，听到她那听天由命、悲观绝望的声调，他连气都喘不过来，觉得喉咙被什么东西哽住，眼泪涌入眼眶。

“天哪，我做了什么呀！杜丽，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看……”他说不下去了，被呜咽所哽住。

她砰的一声关上衣柜门，看着她丈夫。

“杜丽，我说什么呢？……我只能说：原谅我，原谅我。想想，九年，难道九年还不能抵偿那一时的……一时的……”

她垂下眼睛，听着，想听听他说什么，似乎是在乞求他能说服自己错怪他了。

“……一时的，一时的情欲，”他说了出来，本来还想再说下去，但是她一听到这句话，嘴唇又抿紧了，好像感到肉体的疼痛，右颊上的肌肉又抽搐了起来。

“走开，出去！”她更加尖厉地叫了起来，“别和我说你的情欲，你那些可恶的行为！”

她转身想走，但是两腿摇晃，抓住一把椅子背支撑着。他的脸涨大了，嘴唇嘟了起来，眼里充满了泪水。

“杜丽！”他呜咽着喊出声，“看在上帝的分上，为孩子们想想吧，他们没

有过错，都是我的罪过，惩罚我吧，让我赎罪吧，我的罪过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但是，杜丽，原谅我！”

她坐了下来。他能听到她粗重的喘息声，心里为她难过极了。她几次想说话，都说不出来。他等待着。

“你只是在想与孩子们玩耍时，斯季瓦，才想起他们，我是总想着他们，而且我知道这下毁了他们，”她说，显然是在重复这三天以来她对自己一遍又一遍地说过无数次的一句话。

她叫他“斯季瓦”，他感激地看了她一眼，并想握住她的手，但她厌恶地避开了。

“我确实是在替孩子们着想，并且愿意尽一切努力拯救他们，但我拿不准怎样去救他们——是带他们离开他们的父亲呢？还是把他们留给一个放荡的父亲。对，是放荡……。告诉我，你觉得发生了那样的事以后，我们还有可能再过下去吗？可能吗？告诉我，还可能吗？”她重复着，提高了嗓门。“在我的丈夫，我的孩子们的父亲与家庭教师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之后……”

“但是我，我怎么办呢？”他可怜兮兮地哀求着，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头越垂越低。

“你令人作呕，厌恶！”她尖叫着，越说越激动。“你的眼泪不过是点儿水！你从未爱过我，你没有良心，也没有道德！你令人憎恨、厌恶，你和我如同路人，对，根本不是一家人！”她带着痛苦和愤怒将“不是一家人”一字一顿地说出，她自己听着都害怕。

他看了看她，看到她脸上憎恨的表情，他既害怕又迷惑。他不懂得是他的怜悯激怒了她。她看出了他对她只有怜悯而没有爱。“是的，她恨我。她不会原谅我的，”他想。

“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喊了出来。

就在这一刻，隔壁房间里一个孩子大概是摔倒了，哭了起来。杜丽听着，脸色突然变得柔和起来。

她似乎是在竭力使自己恢复常态，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该干什么，接着她就很快起身往门口走去。

“无论如何，她爱我的孩子，”他想，注意到了她听见孩子哭时脸上表情的变化。“她既然爱我的孩子，又如何会恨我呢？”

“杜丽，再听我说一句，”他说着，跟了出去。

“你如果再跟着我，我就要喊仆人们来，喊孩子们来！让他们都知道你是怎样一个流氓！我今天就走，你可以和你的情妇住在这儿！”

她将门砰地一甩，走了出去。

奥布朗斯基叹了口气，擦了擦脸，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口，“马特维说事态会自行好起来的，——怎么才能啊？我看一点可能都没有。天哪！多可怕啊！她那些叫喊多么粗俗，”他自言自语道，回想着她刚才的尖叫和所用的“流氓”，“情妇”等粗俗字眼。“也许女仆们都听到了，多么粗俗，太粗俗了！”他静站了片刻，擦擦眼睛，叹了口气，挺起胸，走出了房间。

这是一个星期五，餐厅里，德国钟表师正在给大钟上发条。奥布朗斯基想起了曾经拿这位严谨、秃顶的钟表师所开过的一个玩笑，微笑了起来。“这德国佬，”他说：“上足了一生的发条就是为了给钟表上发条。”奥布朗斯基喜欢开得妙的玩笑。“哦，也许事情会自有眉目的。这话多妙——自有眉目，”他想，“我还得说一遍。”

“马特维！”他喊道。“你和玛丽娅去将那间小休息室收拾好，好让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来住，”他对走进来的马特维说。

“是，老爷。”

奥布朗斯基穿上皮大衣，出了房间，来到大门口。

“您回来吃晚饭吗？老爷？”马特维边送他，边说。

“看情况。喏——拿去操持家务用吧，”他说，从皮夹中拿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递给马特维。“够了吗？”

“够不够，我们总得应付过去，”马特维说着，砰的一声关上了马车门，退回到门厅里。

在这同时，杜丽哄好了孩子，听到马车轮的响声，意识到丈夫已经走了，她便回到了卧室。这是她唯一的可逃避家务缠绕的避难所，她一出去，就会被烦累的家务所包围。甚至就连她走进育儿室里那么一会儿，也有英国女家庭教师和马特廖娜·菲力蒙诺夫娜来问了她好几个问题，个个问题都刻不容缓，而且只有她能答复：“孩子们出去散步穿什么衣服？他们要喝牛奶吗？需要派人找个新厨师吗？”

“噢，安静点，让我静一静！”她抗议说。回到卧室后，她又坐在刚刚与丈夫谈话时坐过的椅子上，握紧瘦削得连戒指都戴不住的手指，开始在脑海里重温刚才与丈夫的那场谈话。

“他已经走了！但他与她断绝关系了吗？”她思量着。“他是否还有可能去与她会面呢？我为何不问问她？不，不，我们再也不可能和好了。就算我们还在一个屋顶下生活，我们也不是一家人，再也不是一家人了！”她又一次格外强调地重复着她觉得如此可恨的那句话。“我曾经多么爱他啊！——我现在就不爱他

了吗？我现在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他吗？而最可怕的是……”她没能想下去，因为马特廖娜·菲力蒙诺夫娜从门口探进头来。

“要不要派人去叫我兄弟来？”马特廖娜·菲力蒙诺夫娜问。“他总可以做做饭，否则，又和昨天一样，孩子们要一直到六点钟才能吃上饭。”

“好吧，我就去安排。派人去取鲜奶了吗？”

于是杜丽又忙起了家务，将自己的痛苦淹没在繁忙的家务中。

五

奥布朗斯基由于天资不错，在学校学习得很轻松，然而他却懒散、调皮，所以学习成绩是全班最差的。但尽管他生活放荡、官衔不高，年纪也轻，却在莫斯科的一个政府部门占据着一个既显赫又薪水丰厚的长官位置。这个职位是他通过他妹妹安娜的丈夫，阿列克赛·亚历山大罗维奇·卡列宁的关系谋得的。卡列宁在政府的一个部里身居要职，而莫斯科这个部门就隶属于那个部。不过，即使卡列宁没有为他的妻兄谋到这个职位，奥布朗斯基也会通过许多其他人中的任何一个——兄弟，姐妹，亲戚，表兄弟，叔父或者婶母——来谋得这一职位或者是年俸在六千个卢布左右的与此不差上下的其他职位，这样的年俸他觉得是必需的，因为尽管他妻子有大宗财产，他的境况却很尴尬。

半个莫斯科和彼得堡都是奥布朗斯基的亲戚和朋友。他生来就在这个世界上的新旧显要人物圈子里。官场上三分之一的人，即那些年长些的人，都是他父亲的朋友，从小看着他长大；另外还有三分之一与他关系密切，剩下的三分之一都是他的老熟人。因此，以政府职位、地租和承租权等形式存在的尘世福利的分配者们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不会忽略自己人的，所以奥布朗斯基要得到一个薪水优厚的职位，并不太费力。他只要不反对、不妒嫉、不争吵、不恼怒就行了，而由于他的好性情，这些毛病他一概没犯过。假使有人对他说他得不到他所要求的有那么高年俸的职位，他只会觉得好笑，更何况他的要求也不过分，他只要求和同龄人所得到的样子，而且他担任这类职务也绝不会比别人干得差。

奥布朗斯基不仅只由于性情和善、开朗、诚实可靠而博得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喜爱，而且在他身上——他那英俊、明朗的面容，炯炯有神的双眼，乌黑的眉发，白里透红的肤色——蕴涵着某种力量，感染着每个与他相遇的人，使他们觉得亲切和愉快。“啊哈！斯季瓦·奥布朗斯基！他来了！”看见他的人总是这样带着愉快的微笑叫道。即使有时与他的谈话到头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趣味，但是第二天或第三天还像往常一样见到他很高兴。